# 我和我的硕士生导师全

１９９１年我毕业于某农业大学食品系。毕业那年，８９年那场「学潮」的影响还没有结束，大学生工作分配的情况普遍比较糟糕。我也因此没有能够回到我原来生活的城市，被分配到辖属一个县的农技推广站工作。县城不大，晚上也没有几盏路灯。当地流传着一个笑话：划根火柴就能绕县城一圈。呵呵。

出了城就是庄稼地，可以去散散步什么的，这对我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来说也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与我同样命运的还有好几个人，分别在县上不同的部门工作。于是，我们这几个从城里来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伙伴。

最初的日子还算开心，时间也过得飞快。转眼到了第二年，伙伴们一个个通过各种关系又调回城市里去了。

眼看着大家一个个的离开，我的心里不免着慌，开始有了一种空落落的感觉。

可是我出身于工人家庭，经济条件一般，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，想调回城市就成了一件很难的事情。

出于无奈，我只好决定报考研究生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！经过一年的努力，９３年我又考回了我的母校，学习乳制品加工专业。

我的硕士导师是个女的，姓张，三十五、六岁的样子，身材高挑，长相不是特别漂亮，但也算中等偏上。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特别注意，只是对她开朗的性格有一丝好感。倒是我的几个师兄师姐为人热情，待我很不错，大家很是融洽。

第一学年主要是上课和挣学分，每天忙忙乎乎的。从二年级开始进入了实验选题和实施阶段，不用在上课了，感觉一下子轻松起来。为了选好题目和进行实验室安排，我去找导师商量。导师告诉我，她今年正好联系到一个横向技术合作项目，主要工作在一家较大的乳品厂开展，虽说学术水平有限，但是有合同经费，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收入，问我愿不愿意做？遇到这样的好事我自然是欣然同意。

没想到这一同意，竟引出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。

我同意后，很快就在导师的帮助下完成了开题报告，然后随导师下工厂实地考察，设计和安排实验内容。

厂方对我们很欢迎，为了方便开展实验工作，特意在厂部行政楼三楼打扫出两间空房安排我们住宿，还买来新的床铺和被褥。

这样安排便于我们随时去车间查看情况。另外在厂里大车间的一角安置了一套小型实验装置，并用简易板做成隔墙与车间的正常工序分开，并做成了一间小的无菌室，用于实验和常规检测。

其实，刚开始我和导师之间也没有什么，并且为了加快实验进度，每日的工作都超过８个小时。

我们在厂里除了实验工作以外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可做，所以经常在晚饭后还进车间加班。

晚上，除了有几个值班工人偶尔来巡视一圈外，大多数时间，诺大的车间只有我和导师在一起工作，一边干活一边唠唠家常，关系也随接触的密切日益亲近，后来几乎是无话不谈，还开开玩笑。

这时我才知道，我的导师是辽宁人，几年前离婚自己带着一个小孩。在我考入学校的前一年和本校另一位老师结婚，婚后不久丈夫就遇到一个出国机会，去了新加坡。小孩５岁了，暂时在辽宁老家随外公外婆住，准备明年接回来上小学。

在厂里，所有的活儿导师总是和我一起干。

有时候遇到一些脏活累活时，我说：「张老师，你歇着吧，我是男的我来干。」这时候她总是说：「呵呵，别忘了我身体好着呢，得过好几次全校羽毛球冠军呢！」于是师生间其乐融融，感觉到在这个陌生的厂里我们就是亲人了。

有一次在无菌间里干活，我和导师都累的满头大汗，休息时导师拿出一个苹果，可是没有水果刀，就说我们一人一口凑合着吃吧。

她刚把苹果咬到嘴里，一台恒温培养箱不知怎么的冒出了一丝火苗，顾不得放下苹果我们就赶紧灭火。灭完火，我们俩满手都很脏，但苹果还咬在导师的嘴里，她示意我用口去接。于是我咬住苹果，她先吃一口，再用口接住，我吃一口……就这样我们吃完了那个苹果。